

詩 · 詞 · 坊

浪迹東坡路

史良昭 著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中華書局（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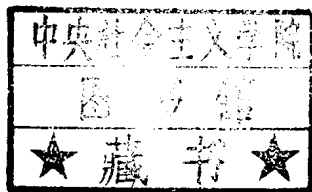
80634

I207.2
25

詩 · 詞 · 坊

浪迹東坡路

史良昭 著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中華書局（香港）

(蘇) 新登字006

詩 詞 坊

主 編: 金性堯
策 劃: 鍾潔雄

書 名: 浪迹東坡路

著 者: 史良昭
出 版: 江蘇古籍出版社
合作出版者: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發 行: 江蘇省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七廠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19-337-1 / I · 76 定價: 5.30元

DP 9/93

主編的話

繼《小說軒》之後而有《詩詞坊》的問世。

1988年夏，香港中華書局的編輯前來找我，希望我主編一套《詩詞坊》叢書，規格略如《小說軒》。商談之後，隨即擬訂選目和寫作要求，不久又徵約了一些作者。所謂寫作要求，其實也別無新鮮的話。這些作者對古典文學雖素有研究，每冊字數也不多，卻也要求以獅子搏兔之力來完成。主編的重心在搭配選題，物色門當戶對的作者。寫法上的細節，則不拘一格，求同存異。但有一點，我是一再強調的：這套叢書是在香港出版。

近幾年來，京滬等地，對中國古典詩詞的賞析評介的出版物，出得很多，對讀者不無金針度人之功。這套《詩詞坊》有些不同，特點是在二千字幅度之中，環繞某一主題，聲東擊西，由此及彼，或大題小做，或長話短說，間也用“橫向聯繫”的方法，就像一幅山水畫，由遠峯高聳而綴以朝曦翠靄、水聲禽語。用《小說軒》的前言的話，便是“漫話式”。以漫話式評介詩詞是否得體，當然見仁見智，世上仁智之見本來永難調和，所以只能算是一種嘗試；成敗利鈍，只有交由讀者檢驗。叢書本為集體產物，但西崦暮齒，既編又寫，承此任務，故又不能不略抒個人感受。

詩歌原非中國所獨有，繪畫亦如是。外國原有詩畫

同質之說，所謂詩爲有聲之畫，畫爲無聲之詩，但把詩題在畫上，使兩者相映成趣，卻是中國詩壇畫苑之特創。一幅陳列在展覽館裏的名畫，又經過名家的題詩，你賞覽之後，還忍心匆匆離開？還有中國詩中的對仗，也是獨特的擅長，不能簡單地斥爲桎梏，“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前者隱含哲理，後者概括史事，卻對得何等工巧而又自然。其中就有詩人高度的智慧、創作的甘苦，卻不是憑點小聰明做得出來。我只是隨手舉了這兩點，說明中國古典詩歌在技巧上的成就。當然，對仗、平仄這些技巧，也因漢字本身與外文不同之故，但不管怎麼說，總是獨具的一種特色。我們固然不能像過去國粹派那樣，凡是祖宗傳下來的東西就是寶貝，就可以沾沾自喜，但傳下來的東西而又打不倒、砸不爛、搶不走的就應該愛護，應該傳播。我們應當有勇氣揭露家中的醬缸，但更有責任將先人積累的、掙置的智慧遺產一五一十地經之營之。

詩之源爲賦，詩之流爲詞爲曲，馬致遠的“小橋流水人家”、關漢卿的《單刀會》、王實甫的《西廂記》、湯顯祖的《牡丹亭》，其本質實是詩。讀了《單刀會》，再讀蘇軾的《赤壁懷古》詞，更激起人的大江東去、迴腸蕩氣的陽剛之感。古人常以詩詞歌賦並稱，就因四者都有內在的聯繫。從心理學角度說，凡是表現內在的美好善良、富於想像力而能誘導人們快感的，便具有詩的質素，如說詩意、詩化，即具有審美上的效果。質言之，詩的世界便是和庸俗的、低級的世界相對立的。

這套叢書，就是企圖讓讀者的心靈多一點詩的溪壑、美的潤澤，間或窺見歷史的窗口，讓千百年前的詩人和你娓娓對話，將已逝的流光重新喚回到眼前；如同林語堂先生在《讀書的藝術》中一節說的，“一本古書使讀者在心靈上和長眠已久的古人如相對，當他讀下去時，他便會想像到這位古作家是怎樣的形態和怎樣的一種人，孟子和太史學家司馬遷都表示這個意見。”雖然《詩詞坊》不是古書，只是撮述古書中的人物和作品。

每本書的篇幅不多，當着朝陽初升，或燈火乍明，以至車廂舟艙之中，忙裏偷閒，隨手開卷，偶有會心，掩卷冥想，詩情畫意，忽來心頭，這便是對我們最大的慰勉，如果發現書中的錯誤，及時惠示指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亦正符合《詩經·鶴鳴》詩人之原旨。

金性堯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日於上海

序

前人評比蘇軾同韓愈的古文時，有“蘇海韓潮”之說，那末蘇軾的二千七百篇詩、三百多首詞，更可以說是一片浩瀚閎麗的海洋了。我們讀木華（玄虛）的《海賦》，除了心折於大海“持拔五嶽，竭涸九州”的氣勢外，還爲它“吐雲霓，含龍魚，隱鯢鱗，潛靈居”的內涵所吸引。探覽東坡詩詞的大海，也會使我們留連忘返，擔心的只是它太廣，不能面面俱到，太深，難免淺嚐輒止罷了。

東坡的詩是宋詩的代表（宋詩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黃庭堅），但卻是宋詩中高踞峯巔的部分。換句話說，從元明到清末，宋詩常有爲人所忽視以至貶抑的情形，而東坡詩則不在此列。譬如元代的趙孟頫曾經抄寫過黃庭堅的一首馬詩，誤植於杜甫名下，明代的有名學者王穉登竟以爲發現了老杜的佚作；“後七子”不諱言對宋詩的別集不感興趣，卻沒有人敢承認說自己不曾細細讀過蘇詩。清初當宗宋的詩風逐漸抬頭時，作爲先導的便是東坡詩的各種批、註刻本大量行世；《詩韻集成》、《詩韻珠璣》一類的韻書，所示句例無不取自蘇詩。就是在“同光體”詩從學黃庭堅、王安石入手之時，也是把東坡詩奉爲“合學人詩人之詩”的最高圭臬的。至於東坡的詞，“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指出向上一路”，

擴展了宋詞的表現領域，促成了風格的多樣化：這更是爲人們所津津樂道的。

“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孟子在這裏提出的“知人論世”的理論，確是文學鑒賞的前提。東坡一生經歷複雜曲折，“早歲登科，便兼兩制；一麾出守，歷典八州。金蓮花炬，受盡北闕恩光；玉盞紅牙，佔斷西湖美景”。光靠小說評話中的這些家門介紹，是說不清問題的。若要原原本本敘述詩人的歷史、性情，分階段發展的思想，以至社會條件、政治背景的話，又與這本詩詞話性質的小書，在體例上不能相合。好在東坡的偉大之處，除了超曠之外，便是他的真率。他把他的經歷感受、襟懷思想、喜怒哀樂，都盡情地在詩詞中傾現出來，沒有一絲遮掩與損曲。因此，我們反而可從東坡詩詞作品的鏡子中，去照見他的心靈，合成他一生的歷史。本書在探覽蘇海的路綫選擇上，便嘗試着去實現這樣的目標。

《詩詞坊》在擬列題目時，原初是從三蘇的文學之家中選擇了兩位，即蘇軾、蘇轍兄弟。宋代兄弟發達齊名的現象似乎特別普遍，以二蘇的時代論，稍於其前的有宋庠、宋祁，同時的有劉敞、劉攽，程顥、程頤，“四王”、“三孔”，以至“韓忠獻有子八人，綱、絳、維、縝”，無不是棠棣同輝，但同蘇氏昆季相比，卻有燭火與日月的分別。歷史上當兄弟中的一人成了一代文宗，另一位詩文名便往往爲其所掩，如王士禛之於王士禛，袁樹（袁枚從弟，由枚父領養，故以兄弟行）之於袁枚等皆是，二蘇卻是這一現象的例外。散文固不必

說，以詩歌言，“士大夫無能輕相軒輊”，從南宋的陸游到清代的賀裳，還有好些人看好蘇轍的。這就好比熊掌和魚中總有人選擇魚，他們要末是根本沒嘗過熊掌，要末就是熊掌吃得過頭了。但不管怎麼說，東坡和子由的聲名是不存在懸殊差別的。

也正是因為二蘇兄弟的這種特殊性，在實際寫作中，最終只能將子由委屈在順帶提及的附屬地位中。但願探覽蘇海的結果，能激起讀者諸君的興趣，去繼續訪遊一座座文學家的海洋吧！

目 錄

序	1
話說三蘇	1
出手不凡的南行詩	7
“夜雨對牀”的前前後後	12
奠定詩名的《鳳翔八觀》	18
石鼓歌	22
王維吳道子畫	27
蘇東坡與王安石	32
吉祥寺的牡丹	37
好句誇向浙江潮	41
三月風情陌上花	46
淡妝濃抹西子湖	51
三過本覺寺	56
尖叉詩	60
蘇詞風格談	65
蘇軾悼亡	70
熙寧年間的蜥蜴求雨	74
徐州抗洪	78
正續《麗人行》	82
烏臺詩案	88
初到黃州	93

東坡躬耕·····	97
黃州夜醉·····	102
從《洗兒戲作》說起·····	107
廬山面目·····	111
此心安處是吾鄉·····	117
春江水暖鴨戲圖·····	122
“河東獅吼”的公案·····	126
《登州海市》詩·····	131
虛飄飄·····	136
潛治西湖·····	140
洛蜀黨爭·····	145
東坡在潁州·····	150
豆麥粥與咬菜根·····	155
兩進兩出說“遷居”·····	159
東坡和陶·····	163
禍起“春睡美”·····	168
儋州三年·····	174
跨海南遊·····	178
在謫遷中“歸去來”·····	182
東坡與禪宗·····	186
朝雲·····	191
琴操·····	196
蘇東坡與白樂天·····	200
使事用典與“八面受敵”法·····	204
詩切姓字·····	208
坡詩的“博喻”·····	213

東坡的雜體詩·····	216
蘇軾詠梅·····	220
造化窟中奪海棠·····	224
仇池夢與仇池石·····	228

話說三蘇

三蘇指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這是文學史上最基本的常識了，但“常識”也有不識的例外。《儒林外史》裏中了舉人的范進，聽到四川學差說查了三年，並不見蘇軾來考，想是臨場規避的話，便愁着眉道：“蘇軾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罷了！”這脫胎於明人汪道昆的軼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周亮工《書影》均有記載，並非小說憑空虛構的笑話。



三蘇祠（四川眉山）

老蘇蘇洵，字明允，北宋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南宋起習稱爲“蘇老泉”，後人從東坡畫作的印章上，證知“老泉山人”實是蘇軾的別號。但梅堯臣有《題老人泉寄蘇明允》，老蘇又瘞葬在故里老翁泉邊，尊以此號也並不奇怪。約定俗成，久經公認，好比民間習慣了“潘仁美”，就不必強要訂正爲潘美一般。

人們對老蘇的了解，大多源於《三字經》“蘇老泉，二十七，始發憤，讀書籍，彼既老，猶悔遲”的一節。我們不要誤解以爲蘇洵二十七歲前是文盲，他有很厚的蜀學功底，這裏的“始發憤，讀書籍”，不過是指應付科舉考試的“章句名數聲律之學”罷了。當然，發憤便意味着他的勤奮苦學。二十七歲後的努力，畢竟使他成就了名揚天下的古文大家。陳師道《後山詩話》說“蘇明允不能詩”，其實從留存的近五十首詩來看，也有老到的佳作。如《九日和韓魏公》：“晚歲登門最不才，蕭蕭華髮映金罍。不堪丞相延東閣，閒伴諸儒老曲臺。佳節久從愁裏過，壯心偶傍醉中來。暮歸衝雨寒無睡，自把新詩百遍開。”頸聯尤爲人稱道。《柳亭詩話》以爲這是將白居易的“百年愁裏過，萬感醉中來”（按此爲《別韋蘇》中句）“衍爲七言”，但老蘇詩切“九日”的題面，自出新意，不能簡單理解爲對前人舊句的衍廣。

蘇洵有《名二子說》，這與舊時子女成年了取字，由父親或長輩作“字說”的情形不同，純是老蘇針對二子少年情狀的借題發揮，因爲名是早就取定了的。老蘇說“軾”看似可有可無，但車缺了軾便很不美觀，“軾

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轍”與車關係密切，儘管爲車子擺功輪不到它，但車翻馬斃也無連累之害，所以對蘇轍的期望，便是“善處乎禍福之間”。日後兄弟二人似乎都遵循了這命名的教誨，而走到對方的極端：蘇軾才能外露，鋒芒畢現，卻不善於自保；蘇轍不像哥哥那樣容易招嫉惹禍（當然脾氣還是耿直得可以，況且閒是非常常使人無法躲開），性格卻變得內向而深沉。

由“登軾而望”的意思生發，蘇軾字子瞻；一字和仲（因排行老二，長兄景先早夭）。黃州時躬耕東坡，自號東坡居士；晚年官至端明殿學士，提舉成都玉局觀，逝世後南宋孝宗賜諡文忠；故後人也尊稱爲“蘇端明”、“蘇玉局”、“蘇文忠”。蘇轍因“由之以轍”意而字子由，又字同叔；晚年寓居許昌潁水之濱，號潁濱遺老；曾官門下侍郎，世稱“蘇黃門”；南宋淳熙間追諡文定。兄弟倆還有長公、少公與大蘇、小蘇的別稱，如張耒《贈李德載》道：“長公波濤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對二蘇的作品風格都表示了高度的讚許。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蘇洵帶着二蘇來到汴京，次年兄弟倆雙雙中進士，而且名列前茅。頓時轟動京城，“蘇氏文章遂擅天下”，“三蘇”合稱便是此時開始的。俊彥萃於一門，以至出現了“眉山生三蘇，草木盡皆枯”的謠諺；日後蘇氏兄弟再考制科，兩人的名聲便嚇走了十分之八九的競爭者。不過“三蘇”成名的意外受惠者，卻是一位名叫張遠霄的五代神仙，當初遠霄往青城山學道時，有個老人向他借錢，作爲報答，給

他三顆彈子；據說老蘇曾夢見遠霄，以為彈子即“誕子”之兆，於是買下他的畫像焚香祈祝，果然連索得男。蘇洵因作《題張仙畫贊》（見《老泉先生全集》，今本《嘉祐集》不載）。二蘇的成就比任何宣傳都有效，從此張仙便奠定了在民間傳說中作送子之神的牢固地位。

蘇氏兄弟是親密無間的楷模，《宋史》說他倆“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並非溢美。小蘇說大蘇：“撫我則兄，誨我則師。”（《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東坡謂弟弟：“我少知子由，天資和而清。好學老益堅，表裏漸融明。豈獨為吾弟，要是賢友生。”（《初別子由》）兩人所處地點只要不是交通斷絕，便攬動靡應，文必共賞，詩必同和。錢鍾書在《宋詩選註》中指出：“蘇轍每每學他哥哥的詩（甚至哥哥用錯的典故，兄弟會照錯）。”錢先生在括弧裏的補充沒有示例，依愚意揣測，可能一是東坡在《石鼓歌》中有“其魚維鱖貫之柳”句，子由《和石鼓歌》便有“以柳貫魚魚不傷，貫不傷魚魚樂死”的發揮，其實石鼓文中的“貫”字是東坡誤讀了，原本是個很難寫的“囊”字，作“包裹”解。二是東坡《岐亭五首》有“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的話，按《盧氏雜說》，用蒸葫蘆代替蒸鴨來請客的是鄭餘慶。子由也誤作盧氏的典故，可能兄弟兩人同見到什麼別的本子。

二蘇雖手足之親，氣質卻不相同。哲宗紹聖年間，兩人先後貶謫嶺外，相逢於梧州附近。路旁有賣叫湯餅的麪食，粗惡不堪，子由只得放下筷子，東坡卻全部嚥下，笑着對兄弟道：“你現在還想品滋味不成？”這事



如果放到《世說新語》的時代，人們會因此來品評二人優劣，但其實大可不必，因為子由的性情便是如此，認真不苟。反映在詩作上，東坡雄奇豪逸，無往不適；子由便顯得比較拘謹。兩人在成就上的差距，恐怕不僅是才力上的原因。

蘇氏兄弟是當時文壇的領袖和風雲人物，在徽宗朝蔡京上臺後，姓名卻上了“元祐黨人碑”（其時東坡已下世），著作被詔令銷毀，連父親老蘇的集子也未能倖免。不過烏雲遮不住太陽，“黨人碑”兩年後便被推倒，